詩觸

二雅論一

二雅之說大序既言之矣雖畧而不詳[illegible]不敢確信其出於西河然漢初相傳源流自古且其文辭質茂非毛衛諸人所能作也今其言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為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為雅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學者於此有疑焉政孰大於澤及四海者乎小雅之蓼蕭澤及四海也政孰大於南征北伐者乎小雅之六月北伐采芑南征也政孰

大於安內攘外者乎小雅之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者也又況常武出車皆行師也卷阿鹿鳴皆求賢也行葦鳧棣皆兄弟也鳧鷖既醉魚麗嘉魚皆飲酒也一以為政之大一以為政之小此老師宿儒所畢世而不能通其說也其所不能通者以其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吾欲取其說而通之則莫若因其畧而詳之就其偏而全之凡序所謂政之大者法祖也敬天也愛蠢陳戒也而序之所謂政之小者燕也饗也小雅燕饗之政也王者以

燕饗之政為小則凡屬於燕享者皆小矣大雅受釐陳戒之政也王者以受釐陳戒之政為大則凡屬於受釐陳戒者皆大矣故自鹿鳴以下所言未必皆小以其為燕饗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賡歌而慰勞則從而繫之曰小雅雖燕饗之詩不忘釐戒乎然當其燕享則亦燕饗之詩而已大雅自文王以下所言未必皆大以其為法祖敬天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受釐而陳戒則從而繫之曰大雅雖受釐陳戒之詩不廢燕饗乎然當其受

鼙陳戒則亦受鼙陳戒之詩而已昔者鄭玄嘗言之矣曰小雅諸侯之樂大雅天子之樂也然學者愈不能無疑焉旣以天子諸侯之樂別大小矣又從而稽之曰饗則上取燕則下取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饗元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寶皆歌鹿鳴合鄉樂則是天子不必皆大雅而諸侯不必皆小雅也且夫采薇天保天子之詩也而謂爲諸侯之樂此其所以愈疑也然吾謂

玄之言可與大序互相為証則何也雅者政也序所言者政也而玄所言者樂也有政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樂周室盛時政在天子故天子有雅詩而諸侯無之然諸侯雖無雅詩而未嘗無雅樂當其為樂則諸侯得進而用小雅此所以為諸侯之樂也既以小雅為諸侯之樂而饗則上取者天子以天下為樂所以示無私也若夫小雅既專為燕饗而作矣然天子諸侯燕饗之樂兼用大雅則又何也曰先王作小雅於燕饗之時故以小

雅爲燕饗之詩及後王取詩以合樂則雖受聲陳戒之詩皆可用之於燕饗矣是故國風民間之詩也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大雅小雅王者之詩也序所謂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也然而國君之樂兼用國風而鹿鳴四牡皇華嘉魚諸什則雖鄉飲酒之樂亦得進而用之此先王之樂所以無私也序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之謂也

論二

惟序以政之大小為詩之大小舍樂而專言詩舍詩之體而專言詩之事夫是以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請言其體則夫大雅之體全乎雅而小雅之體兼乎風全乎雅者其言舂容而廣大兼乎風者其言咏嘆而低徊抑非獨言也彼其比於金石調於絲竹者亷肉豐殺之閒必有判然不相為同者今雖不可得而聞然而可以意會也先王以其體之小者歌咏夫政之小者而為燕饗之詩曰小雅又以其體之大者歌咏夫政之大者而為

受釐陳戒之詩曰大雅由夫政之大者而為樂之大天子用之諸侯饗禮亦得進而用之焉由夫政之小者而為樂之小諸侯用之天子燕禮亦得降而用之焉此周政所由興也厲幽以降變雅始作當時君臣之義薄而燕享朝會受釐陳戒之文缺於是賢士大夫憂國愛君哀思怨誹之心油然而生不復悉言其政之大小也但各以體之大小從之而已今觀幽王之世大雅僅二篇而小雅四十有四厲王則有大雅五篇而無小雅此非

幽王之失政小於厲王而厲王之失政大於幽王也刺幽王者從其體之小者為之則小雅變矣刺厲王者從其體之大者為之則大雅變矣變者時為之也當幽王之後而雅亡矣大雅尤其先亡者此幽王之時所以小雅獨多也昔者季札觀樂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美哉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夫小雅之鹿鳴天保不全乎周衰而大雅之民勞桑柔不全乎

文王也季札特就其多者論之而已從其多者論之於小雅之中而得其思與怨者焉則小雅非衰而亦衰之漸也由此觀之季札以大小為盛衰而大序以正變爲盛衰則以小雅爲變體之多焉爾且夫季札固精於言體矣其於大雅曰曲而有直體言其體之直則彼思與怨者其不能不以曲為體可知矣曲者思之至而怨之深也思至故不貳怨深故不言思與怨者幽王之時為之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非幽王之時為之而文武成

康之澤為之故曰先王之遺民也由序之言政通於季札之言體夫然後畧者可詳偏者可全也

南陔六詩論一

南陔六詩至秦而亡今所存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自古序外漢儒未嘗贊焉以是知六詩之序獨古也詩三百一十有一篇存者三百五篇漢儒皆於古序之外引而伸之往往牽合附會有害詩意蓋自二毛以來及于衛宏皆以講師所說遞相傳授各彙所聞補綴於古序之後沿習既久皆稱為西河所授不能復辨其非矣不知古人作序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奧如序關雎曰后

妃之德蓋舉詩中所已言者綜括其要而意中之言無窮也序桃夭曰后妃之所致益舉詩中所未言者直探其隱而其言外之意愈無窮也漢儒則不然其序關雎也則綴之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序桃夭也則綴之曰男女以時婚姻以正國無鰥民也於是其義始隘其旨始偏舉詩人意中之言與夫言外之意泯沒而不可復見矣則甚矣序之害詩也非序之害詩而講師之言足以害序也今觀南陔六詩既亡而所存者

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以是知三百五篇之序皆以此發端一語爲古而其餘非古也昔者程大昌嘗引鄭玄釋南陔六詩之言曰六詩發序之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始分冠篇首則鄭玄在漢蓋嘗親見古序然則發端一語之古其來已遠若程大昌者庶幾可與言詩之徒也哉

論二

自宋儒疑毛衛之言并疑古序又因古序而并疑南陔

六詩謂六詩未嘗亡也以其為笙詩故但有聲而無辭耳觀於鄉飲酒禮之言曰笙入三終而不言歌是以知其為有聲無辭也不知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比歌以瑟輔笙以磬豈有無其辭而可謂之詩也哉今就鄉飲酒禮言之其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者謂工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此升歌之事也其曰笙入三終主人獻之者笙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

終三篇既終主人亦酌以獻焉此笙入之事也曰閒歌三終者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焉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是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為三終也歌者在笙者之上所以貴人聲也此閒歌之事也曰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者謂堂上堂下歌者笙者瑟磬一時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以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以合之工歌卷耳則

笙吹采蘋以合之既畢而後工以樂備告之樂正此合樂之事也然則鄉飲酒禮所謂笙歌者不獨南陔六詩又有鵲巢采蘋采蘩三詩矣使笙詩果無其辭豈其於笙入間歌之時則吹無辭之詩而於合樂之時獨吹鵲巢采蘋采蘩有辭之詩耶彼投壺之有薛鼓魯鼓也特以方者繫鼓圓者繫鼙以示魯薛二鼓之音節而已今既列於雅而有詩矣又從而繹其義曰南陔白華言孝子也華黍言時和歲豐也由庚崇丘由儀言萬物也使

六詩者僅同於韓鼓畣鼓也彼序者豈皆無因而強爲之說哉先賢有言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甚矣六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其重也今夫貍首者諸侯之射節也而投壺之禮亦云工歌貍首則貍首非夫子所刪明矣自諸侯兢僭騶虞不獨貍首之詩亡并其義而亡之矣鄭玄曰燕禮之詩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亦詩也然其辭與序今皆亡之由此以觀詩自春秋以來迄於暴秦不獨篇章散亂無紀即一古序而殘闕遺亡如貍首新宮者寧可勝道而南陔六詩既亡之後猶幸存古序遺義於灰燼之餘乃欲憑後人之臆見疑而去之此吾所未服也

中興變雅論

宣王中興之主也六月雲漢諸篇詩人美中興之辭也然小雅鹿鳴以下之樂廢於厲王而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始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小雅已廢有六月諸詩則小雅廢而復興矣然其廢也適在宣王之先故不曰正而曰變也大雅文王以下之樂變於厲王而仍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仍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大雅已亡有雲漢諸詩則大雅亡而再存矣然其存也亦無復文

王之盛故亦不曰正而曰變也且夫中興小雅首紀六月者武功成也中興大雅首紀雲漢者民事重也武功成矣姜戎遂逞卒喪南國之旅民事重矣千畝不籍空料大原之民是其於治天下也猶暴暄而含氷𡙡書而右息之前者爇其衣而後者去其薪功將日隳而事將日壞欲望其變而復歸於正豈可得哉

詩觸卷三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鹿仙獸善決驟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己者性愛其類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鹿樂也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璚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曰不能復急走矣陸佃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苹令名蘋蒿又曰蘋蕭青色白莖如筋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獨陸佃以苹爲萍謂藻也則苹爲水上浮萍矣陸蓋從毛傳也姑存以備考鹿得苹呦呦然相呼懇誠之至瑟爲堂上之樂笙爲堂下之樂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蒿青蒿也本草註云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荊楚人謂蒿爲菣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陸璣謂生澤中下地鹹處註云燕饗者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饗則君親獻燕則君不親獻也○飲食樂幣此好德無已之誠也雖嘉賓不以

飲食樂幣而始好我而我之心以為非此莫將也有飲食樂幣以將之而其心猶恐飲食樂幣不足以將之所謂無已之誠也懷此無已之誠庶幾嘉賓其好我乎何以好我示我周行是已式燕以敖燕樂其心是已燕樂在示我周行之後其言愈淺其意愈深□乞言特示我周行之一事然既曰嘉賓不獨示人以言而已典型在望亦周周行也下文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亦所以示我周行也註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不歸本於德則君子不肯自留今其飲食樂幣無已者惟在示以周行此嘉賓所以樂告以誠也若必待燕享而始乞言待醉飽而始贈人以言平日之訏謨安在哉德音孔昭三句此賓之所以為嘉賓也視民不恌二句則又德音所以孔昭者民風厚薄關係在此一人嘉賓安得不重哉君子同有生民之責者也君子是則是傚則又不獨民矣式燕以敖謂嘉賓借旨酒以

游衍也湛謂和樂而永也燕樂嘉賓之心不必深看如云旨酒豈足為敬特借以歡娛其心而已蓋所以形容好德之誠也時解君臣一心地天交泰等語腐甚杯酒通天地之泰談何容易哉大抵詩人之語深求反淺淺看自深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駱馬最耐勞苦爾雅曰

白馬黑鬣曰駱廣雅曰黃馬黑鬣曰驃蓋馬無分黃白取其尾鬣一道或朱或黃如界者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雖壹宿之鳥稗雅云鵻鳩也壹宿壹棲所宿之木也其性慈孝慈謹一曰鵻鳩一曰斐鳩誰云勃鳩又云夫不也夫不爾雅作鳺鴀鴀音浮杞枸杞也本草云名仙人杖根名地骨嚴華谷曰詩有三杞將仲子兮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註云啟處跪居也蓋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坐者雙膝着地而坐居即坐也大意謂不遑居處耳○此詩與鴇羽篇同意但鴇羽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為哀怨此出於勞使臣之言則為體恤耳惟其體恤故能周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豈不懷歸又曰王事靡盬忠孝備恩義兼矣忠不忘孝義不揜恩故懷之而至於傷悲也次章啟處且不遑況歸乎既曰懷歸又曰不遑啟處奉公既誠則歸亦付之空懷也翩翩者鵻夫

句代爲傷悲之語雖猶得止豈子獨不能養乎不遑
將父不遑將母乃其所以傷悲也忠孝難全賢者所
憂人君能憂其所憂則其感之也至矣五章將母來
諗言母則父可知矣烏烏之私臣子所不敢言而為
君者曲為悉之蓋聖人以孝治天下教孝乃以教忠
故代言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欲使君上知卿命之臣
有此苦情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以此來告安得
不聽其請乎蓋勞使臣者逆探其情而為之辭云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皇華毛傳云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也駰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曰雜毛是體間有三種之毛相雜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每懷靡及一句該全詩之意人君遣使臣必勉其無所不及而人臣奉使常恐其有所不及有歉然有所不及之懷則必裕然無所不及矣每懷者每事必懷不及是以諏而諏謀而度度而詢四若兼而且周此則每懷靡及之事也遣使臣而原其心如此既美之且以勵之也不懷者君體臣臣奉君之賓也既華使而勞之則曰豈不懷懷歸甫出使而遣之則曰每懷靡及一以悉其隱痛一以寫其虛懷○左傳叔孫穆子對晉行人子員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杜預註咨事謂咨問政事也咨禮問禮之所宜也咨難咨事之難易也咨親咨於親戚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常棣棣棣也子如櫻桃今郁李也花鄂上承下覆相親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

唐棣之華所謂移也此與采薇維常之華則棣也脊令雪姑也鳴則天必大雪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呼為連錢又名雝渠脊令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或曰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相應亦手足相救護之意○全詩大意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句以言既言死喪又言急難又言外侮大小變故皆從艱難中推勘人情描寫世態以見莫如兄弟之故故蓋同父之人平時則隙易生變故則缺望易起故往往寬於疏遜而刻於骨肉一旦有事則朋友惟閒洽妻子但見悲泣惟有兄弟為我圖維及至時平事過尚追咎其拯之不早圖之不力即血誠已竭亦謂分所宜然安樂重見釁隙又生飲食牀笫之間皆足以生凌生怨釁向者孔懷急難禦侮種種至情頓忘之矣惟思及變故之時死喪莫如兄弟急難莫如兄弟禦侮莫如兄弟又思

及安樂之時酒食朋友莫如兄弟妻子好合莫如兄弟展轉反覆舉莫如兄弟之言究之圖之然乎否乎層層換醒字字欲泣○○凡今之人不獨外人也下文朋友妻子皆包在內○死喪變之大者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句又舉孔懷之大者言之孔懷從威字看出便深死喪之威人所畏惡也威而懷之自非骨肉不能二矣字跌宕生情○急難謂救難也左傳所謂急病讓夷也永歎謂愛莫能助也急難之事即良朋有氣誼者尚付之浩嘆勢利之交可知矣○閱牆非兄弟之良也及至外侮之來則舍小忿而爭大義矣若朋友雖良豈能助我興戎乎妙在將良朋二字擡高朋友一層將閱牆一事故低兄弟一層又妙將死喪大故漸說到患難又漸說到外侮他人由淺入深語愈深而意反淺比由深入淺語愈淺而意愈深○國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謂兄弟縱以讒言相鬩而外侮之人猶避我於百里也此

與此詩同意每見禁鷙不遜之輩而閱牆樂侮往往有之不獨友愛者為然○五章喪亂總承上三章而言不如莫如暗相呼應小人樂從所陳而以親為怨類如此刻畫入微○六章孺字妙即孟子所謂孺慕種亏所謂孺子泣也籩豆陳而飲酒飫亦既可樂矣然何如兄弟畢集而其和樂如孺子乎○七章言妻子好合八章言樂爾妻孥安頓兄弟既翕於中間詩情最妙蓋人情各私其妻子自非賢者鮮不為衽席所移故教以和樂且湛欲其永有此室家之樂也湛永也常人以目前之樂為樂故但私其妻子而已古令管蔡之流徒以兄弟不和至自敗其室家妻子者無論矣即使尋常閱很相怨一方試當滿堂歌舞家人懽笑之時偶一念及能無動心為樂未畢懷嘆隨之矣君子之樂從其久遠言之故必妻子合而兄弟又翕然後和樂可永而室家可宜妻孥可樂也是究是圖二語欲其熟思而遠慮之耳○左傳富辰諫襄

王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

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五月羔為羜劉氏曰籩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今人謂乾飯為餱毛云湑茜也音縮即上文釃酒意謂以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數曰湑○此上下通用之樂章不必尊言天子蓋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不藉友以成者言友而先以鳥言鳥而先以伐木言鳥聲而先以出谷遷喬妙有波折嚶嚶衆鳥聲也出遷二字着在鳥上巧而不纖鳥曰友聲奇矣求友聲尤奇求聲在嚶鳴看出觀物甚微求謂志氣相感也神之聽之言其誠而壹也求友生者其和好如嚶鳴之鳥則誠而壹矣誠而壹者鬼神聽之亦鑒其和平況於友生乎時解謂鬼神錫以和平之福則天下泰和方隅秪平窩甚可厭○二章許許衆人作力之聲蓋舉重邪許非一人所作以興君子之德必藉衆友而成也酒

食非所以求朋友然非此無以將其誠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是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躬自厚而薄責於友也蓋朋友之疏常生於互相責望我盡其厚而不以望人此交道所以長也微我有咎亦即此意諸父諸舅尊者之稱註云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是也時解謂天子稱同姓曰諸父異姓曰諸舅豈諸侯以下遂無朋友無父舅平八簋亦但言其盛非必獨舉天子八簋言之也〇三章阪木所生之地也伐木者必於衆木求之猶取友者必於衆友求之也兄弟朋友之同類者無遠二字親洽之極遠不必我疏之也情意稍聯即遠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如羊斟不及而華元因黿羹不分而靈公弒之類亦是一種在朋友中宣必有此人然君子於友必防其漸故作事誅始勿以小者示隙則其大者又可知也況乾餱未具我實不德彼何責焉穆生以醴酒去楚子思以鼎肉去衛豈必失德之民

哉是以君子之於朋友故舊不以有無為辭也有則我湑之無則我酤之又且我鼓我舞以樂之倘獲餘閒尊酒共酌不限以期不拘以數即此六句但有氣誼更無形骸區區勢分不足言矣湑我以下四我字倒用妙甚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蓋岡為山之大者陵為阜之大者炊黍稷曰饎自殷以上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去夏禘而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春祠猶食也夏禴新菜可禴秋嘗嘗新穀也冬烝進品物也劉須溪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恒弦也每月六日九日月體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上弦則漸滿矣不言望者貴將求也承謂新舊相接也松柏之葉非不凋也但舊葉方落新葉又生故曰承○註云吉為諏日擇士諏日者諏謀祭日而卜其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以

擇與祭之士也蠲為齋戒滌濯三日齋七日戒致潔於內也滌濯致潔於外也○凡下報上之詞犬馬之誠不敢以上加君父必稱天以祝者敬之至也稱天又稱神者忠愛無已之情也既祝福矣又祝其德曰俾爾戩穀曰徧為爾德頌不忘規與容悅者異也篇中九如字前後相叠祝之不足又再祝之出沒錯綜此詩人用筆之妙也○首章為天所保定此福之所由生也俾爾以下則天之所以保定者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除猶新也庶猶多也新與新積故厚多與多積故益各下句皆所以足上句也○二章戩穀罄宜皆福也天福吾君必使吾君每事畫善而凡所為者無不合宜斯可以受天百祿矣福一也在天為祿在人為福在天為降在人為受我能有以受福福可遐矣惟日不足未艾之福也日豈有不足哉然以未艾之福視之雖日降以福猶若不足所云受者已倦施尚未厭也輔慶源曰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已然之事降爾遐福惟日不足方來之事也○三章莫不興承上二章言之也岡陵乃山阜之大者始僅山阜繼則岡陵矣此即下文所謂增也言山則山阜岡陵文經四變而言川則一方字括之川之方至滔滔為江河而不可涯涘寧僅川而已哉句法詳畧伸縮俱妙以莫不增言其福無量猶前章所謂惟日不足也○四章言福而本之孝享蓋孝享者致福之由也君曰二句尸傳先公先王之辭君猶先公也人君之福莫大於壽故此章以壽為福○五章以祭祀致福而廣言之天子以天下為福則羣黎百姓無非天子一人之福羣黎百姓之福日用飲食是也此二句寫大平景象在一質字日用飲食所請質也百姓無德以安其日用飲食為德上之所以為德者不過使民安其日用飲食而已下之所以偏為爾德者不過各安其日用飲食而已日用飲食日與德化不知誰之所為而曰爾德者無所歸德歸之天子

詩人頌美之詞也盡惟帝力何有則莫非帝力矣惟不識不知則莫非爾極矣末季之民機詐橫生德日偷矣欲享其日用飲食之福豈可得乎○六章四如字與第三章五如字相隔相應章法甚妙若在今人便以一氣為波瀾矣月言其恒不言其盈日言其升不言其中南山不言其高第言其不騫不崩松柏不言其喬第言其茂立言之意自深或字亦妙或者不知誰何但見有時而承而已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薇作謂芽新出土也柔則生矣剛則長矣時之變也十月純於無陽故曰陽月或曰盛暑非無陰故四月靡草死秀葽生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薺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曰陽月啟居猶啟

處啟疏也象弭以象骨飾弭左傳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骨飾之則弦之上下不齟齬也魚服以海魚皮為弓衣也路車之制革鞹而漆色上建大白龍勒而絛纓天子諸侯之車方稱路車將帥當駕戎車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按車制對敵有革車馳敵有輕車橫陳有廣車負重有輜車古者戍役兩期而還故薇作是今歲之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正兩期之時也陽止亦次年之十月也玁狁北狄即商之獯鬻漢之匈奴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弓弩可用秋冬易以犯邊故留屯以防之宋人曰防秋是也○王者能恤民之勞則人忘其勞矣故於其遣戍役也必有辭以恤之當初遣之日而前言曰歸未言曰來思者所以慰其心也遣戍役而不及將帥者王者不得已用兵之意將在幃幄知之而兵不知且疆埸之事功歸主將而勞在戍役故但言戍役也前三章歷敘出戍之事四

五章預言在戍之事末章則預言歸戍之事其言公義而本之私情則章章有之○首章薇作是出戍之時歲暮則來歲歸時事也此皆代為軍士之言預指曰歸曰歸者其辭若憫其隔歲之久其意則示以而期即還不違期也重言玁狁之故蓋自念其出戍之不得已則遣戍之不得已隱然在言外矣又代言戍其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勤苦如此似恤之實勵之想見立言之妙○二章載饑載渴蓋急於公事道路之番不暇計也戍畢則定矣今政在戍程限未滿更未代寧有定乎靡所歸聘體恤最深遠行之人必訊平安所謂烽火三月家書萬金也今我戍未定則不暇使人歸聘矣公爾忘私之意可見○三章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即首章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意既以玁狁為王事則義無所逃矣言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則來矣又曰我行不來若蓋代為捐軀致死不肯生還之語嘉其義作其氣也○四章言遣戍而及於君子之

軍者三軍以主將為命也言戍守而及於一月三捷者善守由善戰乃固也一月三捷原非實事然在軍中不可無此快想此乃狀其不敢定居之心耳五章言車馬軍容之盛蓋以戎車者君子所依以備禦小入所隨以進止也腓隨也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之前曰一月三捷矣此曰日戒曰孔棘者惟能日戒惟懷孔棘而後能一月三捷始為處女則其後為脫免不難矣六章戍歸之苦一一自遣戍時悉之楊柳即采薇之時雨雪即莫止之時首尾瞻相呼應昔之往也骨肉不見獨有楊柳依人可哀也今之來者長途重繭又值雨雪逗遛尤可哀也行道遲遲言其遠也歸心如馳雖離鄉已近愈覺其遲且道途勞苦莫甚於饑渴故載饑載渴在方去與既歸之時反覆言之饑渴細故尚且勤王者之憂況其他守以王者代為戍役之言而曰莫知我哀則圖已知之矣且當初遣之日而即預為莫知我哀之想則他人不知而王

者已深知之矣○鍾伯敬曰四五章教之奮揚教之
戒懼此不是身家語然為身家計亦不出此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居畏此
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于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序曰出車勞還卒也○都外有郊郊外有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兵家先陽故取象鳥隼畫鳥隼於旟示猛鷙也兵家尚陰故取象龜蛇畫龜蛇於旐示威武也旐以制後旟以統前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即龜蛇旐則旟旐皆有之蓋前車在牧此云出車在郊則為後軍故所見者建旐設旄耳蓋旟不可見而但見旐而所建之旐亦設旄也旄謂以毛注旗干之首也彼旟旐斯則兼前後軍言之交龍為旂軍中左青龍而右白虎旂則所謂青龍也若熊虎曰旗是為白虎經文偶畧耳古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

此篇書則天子遣將之策命也○勞還師詩句句是大將舉止出師尚嚴讀首三章便凜如秋霜凱歸貴和讀後三章便藹如春露如見北風圖遍體皆寒及見雲漢圖遍體忽煖且其閒有整有暇有勤有慎有威有斷我出我車責任專也自天子所寵命渥也憂心悄悄臨事懼也執訊獲醜恩威著也全是專閫氣象一字移向釆薇杕杜不得所以為妙○首章遣將時事也前四句想見鄭命握符雍容鄭重已非偏裨規模矣命彼僕夫以下號令嚴肅便有君言不宿於家之意○二章前六句想見軍容之盛然其運籌決勝智深勇沉全在憂心悄悄二句蓋悄悄乃所以為赫赫而有今日之憂乃所以有旋歸之樂也僕夫況瘁蓋以主將之憂為憂者○三章在憂心悄悄戒懼之後不可無此一番奮揚曰天子命我重其事也蓋訓厲士卒必藉一人之靈爽為之鼓動赫赫在南冲而於襄在玁狁既名所攝已令狄人氣奪後來執訊

獲醜之功在此張本○四章黍稷方華王荆公以為季夏時而雨雪載塗則春凍始釋時蓋凍釋則為泥塗且照下文春日遲遲言之耳豈不懷歸追述未歸時情事凡此皆代為將帥之言既著其功又慰其勞又恤其私也○五章復代為室家感懷之語蓋其體悉慰勞也至矣薄伐西戎蓋室家想望無聊遙擬之詞若謂南仲何不歸乎或者以彼赫赫威名既成北征之功復御西伐之命耳此雖詩家冷趣却似代為南仲增聲價妙甚六章因北歸而舉春日數語點綴生色甚有閒趣室家方思而南仲忽至此景如畫旋歸於執訊獲醜之日功在異域而身在故鄉其樂可知前曰於襄著其城守彈壓之望此曰於夷著其凱還底定之勳篇中凡三言赫赫南仲天子不自有其功名而歸於大將此則其所以能將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將帥所喜者功名故出車之詩著其功而兼言其情軍士所恤者妻子故杕杜之詩但述其室家之懷而已始去則遙望其歸故采薇之遣役也必預言其曰歸之期與懷歸之事既歸則追憫其去故杕杜之勞還也但述其未至之思而已蓋舉人情之最篤至者為體悉也使此詩出於室家

所自作則與雄雉苦子於役諸篇同一哀怨矣惟下之人不言而上之人曲盡其情代為言之彼見九重之上不獨憫我勤勞且能念我家室即令我家室自陳其痛苦不過如是愷切也夫是以感激奮勵樂為之死而不辭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篇中妙在以物紀時杕杜睆實秋冬之間也故曰日月陽止謂十月也杜葉萋萋仲春二月也采杞則春莫三月也且其描寫事情惝怳無聊忽擬其暇忽望其歸忽訝其不歸忽料其將歸忽遥想其車馬忽祈請於卜筮思而憂憂而復望望而疑疑而忽信兩年苦境一時逼露唐人閨思詩所不及也○首章以杕杜睆實為陽月成畢之期而冀其暇也杕杜孤特所以興征夫之無依也繼嗣我日猶言日復一日造語工妙本之王事靡盬者見民情向義雖婦人亦知有王事不以情掎義也遑止二字亦有味謂縱不得歸豈至此猶不暇乎暇者將歸之漸也○二章成畢交代當以

仲春抵冢故以杕杜萋萋起興萋萋謂實落而葉又生也卉木萋萋則百草皆春不止一杜蓋感傷愈深矣歸止謂此時可以歸也○三章采杞則春暮過期矣曰憂我父母則又不止於室家之情矣鴇羽篇王事靡盬父母何怙方且大聲疾呼而上若罔聞此不待自言而代為歌咏之所謂體悉之至也車幝幝而敝馬痯痯而罷若見其將至矣故曰不遠不遠者望之之辭也○四章因過期不歸故以不裝不來為疚期逝猶過期也而多為恤王荆公云饑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而不至也極似閨中猜疑語氣且得多恤二字神情然總切與呆人說呆人指定此三者講去有三者可指則不多矣惟其多恤故決之卜筮也凡事卜筮不相襲今曰偕止蓋閨思無聊求之龜又求之筮婦人常態也會言近止蓋權以卜筮之言為喜所謂鵲雀燈爆望梅解渴亦無聊之情也適止將至而未至之辭但前曰不遠猶在疑信之間今

曰適止則信矣篇中到底不言及歸家之喜蓋言喜則思淺言思則喜深喜在思後故深也

南陔詳論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續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序曰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罶註云以曲簿為笱而承梁之空毛謂曲梁也寡婦之笱以其用功寡而待魚之自至也鱨毛云揚也稗雅云以其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也鱨首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而能飛者一名黃頰魚一名黃揚鯊鮀也今吹沙小魚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一名吹沙或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則小魚耳鱧稗雅云玄鱧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梅誕生云一名鮦圓長斑點有七道家忌之以其戴斗也註云鯇也但考鱓魚一名鯇今鱧亦曰鯇末知孰是鰋鮎也無鱗多涎即鯷魚也稗雅云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五色之魚備矣此詩鱨鯊之味不如魴鱧魴鱧之味不如鰋鯉則

其序也○曰旨曰有曰多則燕之盛可知矣此詩特以後三章衍前三章耳無二意也君子工歌言主人也言酒則殽隨之前三章曰酒兼辭也言物則殽與酒皆備矣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序曰樂與賢也○嘉魚鯉質鱒鱗肉美食乳泉出於

丙穴其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丙向故曰丙也罩罩也以荆為之故名楚罩或以竹為之捕魚籠也汕鄭箋曰今之撩罟也爾雅曰罺謂之汕註曰樔也音嘲與罺通用陸佃曰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匏有苦有甘其甘者可食○此詩蓋好賢之至樂與飲宴故言之不已又屢言之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我樂之之詞也樂衎未已而又安之一燕未已而又燕燕之極言其樂與之誠也首二章以取魚之盡道與燕賢之盡誠三章以木之下垂而引蔓與與賢者之極誠而賢安四章以離之飛而復來與燕之畢而復舉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可以為笠又可為蓑萊草名葉香可蒸為茹南人謂之萊蒸杞山木而滑似樗枸枳枸也其子味如蜜長數寸大如指俗謂癩漢指頭一名木蜜能解酒毒以

其木作屋則屋中之酒皆薄人家左右有此樹則釀酒不成椇鼠梓也亦名苦楸樹葉木理如楸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面如凍梨之色故曰黃耇○拘音舉與枸杞之枸不同○全詩或先德後壽或先壽後德或專言德或專言壽或言德而壽之意已兼或言壽而德之意亦寓錯綜變換自有踈落之致○國家有賢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故以南山北山起興德音不已德亦壽也保艾爾後壽亦德也古人萬壽無疆不但以祝君如士冠祝辭曰眉壽萬年之類也保安艾養蓋欲保艾其後來之壽也大全輔氏獨以為保艾後世之子孫則又不但及身而止也亦自有味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蕭荻也香蒿也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鞗轡也革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沖沖垂也以皮為之故曰鞗革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軾鸞在衡軾車上横板手所憑者衡車前横木駕馬者所謂軛也升車則馬動而鸞鳴和應矣稗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此詩序云澤及四海

朱註云天子燕諸侯之詩蓋諸侯朝於天子天子燕之四海內外五等之爵無不在也言四海者舉其遠而近者可知也天子能慈惠諸侯則天下安故曰澤及四海也鄭箋舉遠方諸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澤及四海失序意矣○朝會燕享天子諸侯維繫聯屬之義於是乎在天子樂其笑語之誠而諸侯亦勤其服事之忱是以上下盤結無貳無虞此周初所以太一統也後世子孫日驕日偷其始也天子大尊而簾遠於堂其既也天子漸卑而枝大於幹矣故蓼蕭廢者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漸也天子下堂者諸侯不朝之漸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詩中神情全在各章既見君子四字一種欸洽俱從既見後想出我心寫兮一寫字極狀傾倒之誠方來朝之初體統尊嚴豈容假借朝罷而燕則降色以後於是有笑語矣笑語而李於我心之寫推誠之至也是以有字亦有意君臣相歎是以有其贅謷和樂一或有閒

雖欲保其譽處豈可得乎譽勸諸侯之意悠然言外矣○誦我心寫兮燕笑語兮二句大平天子和藹氣象恍然如遊春日方知唐人以九天閶闔萬國衣冠等語猶寫大平終是鋪張聲口耳○龍光二字離合言之奇甚諸侯承天子之澤以澤一方是猶龍字也光者陽也龍德之著於外也龍陽物也陽氣澤物為見故易曰見龍見者陽之光也王子安滕王閣記亦用龍光語毛朱皆以寵字代龍字失其解矣諸侯為龍為光則其德不爽矣故以壽考祝之祝其長[illegible]天子之龍光也不忘猶言不已壽本之德做勸之意亦在言外○孔燕豈弟猶言大哉燕飲之時如此乎其豈弟也於其燕飲之豈弟則知其有宜兄宜弟之令德豈矣有宜兄宜弟之令德則知其可以獲壽豈矣豈樂也諸侯之樂莫大於壽故曰壽豈註云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此語最有關係斗粟尺帛自相剪滅欲保其令德壽豈其可得乎讚美之中箴戒及此

可謂大哉王言矣○沖沖雝雝即德也德不可見於其沖沖雝雝者想像之而已曰萬福則不止於壽爾壽亦在其中矣全詩皆以蕭露起興蓋取香草以喻諸侯之德而以零露之降自天者喻天子之寵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敢不醉者猶孟子所云不敢不飽也天子而懷無不醉之樂歡於笑語之燕矣故首二章曰不醉無歸在宗載考諸侯而凛

不敢不醉之命嚴於監史之設矣故下二章曰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此所謂禮飲也○厭厭毛云安也註中又添久足二意透甚久足二意在不醉無歸內見之蓋不醉無歸乃所以申厭字之義耳露必日始晞飲必醉始歸與而比也燕必以晝而曰夜飲者以燕禮又有宵則設燭之儀所以曲致其勤也夜飲必於宗室親之也考訓成謂成禮也鄭云讀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是不成也湛湛之露杞有之棘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梓有之此來朝之諸侯莫不令德令儀之喻也醉可以觀德言令德令儀於不醉無歸之後其意自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古者賜弓矢而後征伐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按彤弓色赤玈弓色黑周人尚赤故赤一而黑十賜弓弓不張故曰弨弨謂弛而體反也藏抗也謂抗之於弓檠使其體常正也櫜韜也謂韜之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皆所謂藏也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其禮重於燕古人以右為尊故曰右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獻酢之外主人又酌賓曰醻○呂東萊云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三句最有味重則不褻不濫故其得之者不敢以為輕矣誠則不疑重

不忌故其被之者不敢以爲私矣速則不惜不吝故其受之者不敢以爲緩矣此人主賞功之道而亦馭世之法也○凡賜出於不得已者非中心貺之也曰中心貺之不獨見天子有道樂易無虞亦見朝廷有權操縱在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序曰菁莪樂育才也○莪一名蘿蒿葉如青蒿科生可食生澤國漸洳之地草初生而𤣥盛則青詩曰何

草不玄言其初生何草不黃言其死菁菁者莪言其
盛也貝二為朋百朋者言多也貝肉如科斗而有首
尾以其背用故稱貝孔氏曰貝有五大貝小貝牡貝
么貝不成貝是也然相貝經又有紫貝珠貝霞貝綬
貝之類則貝之名非一而足也○此詩序曰樂育才
而註謂燕飲賓客但詩中並無燕飲語或者燕賓客
時所歌而實則育才之詩也○言國家之育才如大
陵之育莪菁菁其盛也既見君子毛以君子為人君
朱以君子為賢者但序云樂育才蓋言上之人以育
才為樂則樂且有儀當屬人君而君子則賢者也君
子成才之稱育才而成則君子矣故既見而樂之又
且有禮以相接也錫我百朋我君也人君樂得賢才
如錫我以重貨也當其未得賢也如楊舟之浮沉而
靡所止及其既得而見則育才之願畢矣故休休然
而安也凡此皆所以為育也故南有嘉魚曰樂與賢
南山有臺曰樂得賢此曰樂育才育才猶言長養賢

才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續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君臣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按續序紀小雅廢于六月之下者蓋言有六月之詩而後宣王中興小雅可復也凡諸續序義隘而偏辭澁而拙殊不似先秦人語獨此序與東山篇續語則辭義俱達若皆如此即以為子夏所作誰敢疑之大約續序非盡無其本因漢之講師謬為附益遂真偽混淆耳○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常服戎事之常服周禮兵事韋弁服凡皮去毛曰韋韎韋者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鳥隼之章鳥章所以統前所謂前朱雀也鳥章在前其旆央央言其鮮明也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以陷陣故王臨川云元戎選鋒也如輊如軒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

也○首二章出師也中二章行師也末二章班師也美宣王而及吉甫者言將之能而將將者可知也每章皆言車及四牡四驪者西北平原利在車戰也○首章六月以夏正言也六月句與我是用急相呼應六月未有出師者今六月棲棲則急可知矣六月棲棲而車飭馬强衣裳皆備倉卒中能整暇也攘夷匡王辭義正大此則出師之本也鄭康成曰于曰也蓋宣王之言也○二章蓋當大亂之後而車馬器械也知此則其有餘於力可知矣戎車取其齊力而已今曰四驪者馬既有餘則亦不獻其同色也閑謂習熟也曰閑矣又曰維則言習熟之妙隨人屈曲而終不失其規矩所謂伏習衆神巧與法合極大道理不止于論馬偶於論馬言之耳六月成服所謂速也成服即行所謂敏也玁狁孔急而師行三十里所謂不失其常也朱註於此章言之甚明○三章吾為將者莫大於肅與敬舉嚴翼二者合言之蓋惟敬故肅也肅敬

則可供武事而定王國矣以奏者行師之意欲求如此以定者行師之道足以如此也○四章焦穫毛傳云周地接于玁狁者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以此知鎬非鎬京故毛傳亦云鎬方皆北地也盤據于焦穫掩襲我鎬方遂遠及于我之涇陽孔熾如此所以建此旗旆選鋒銳進而不容已也織文四句言前單之盛也前軍如此後者可知下章戎車四牡則大除隨之矣○五章如輕如軒說車制語簡而盡為戎車者必先求其可以自安而後可以陷敵如輊如軒則戎車既安矣輕似覆軒似却覆却自如求安者先試于不安之道所以為安也駕車之馬不恃其力而恃其閑重言既信而繼以且閑謂不但信而已也薄伐至大原而止所謂王者之於戎狄猶蚕蟲之藝體瞰之而已古之為將必文武兼資而後功名及遠今吉甫具此文武全才所以能佐天子匡王國而為

萬邦之憲也○六章燕喜者吉甫有功歸于飲至之後與其朋友燕喜也末點出張仲孝友句為一篇滿瀾甚於燕喜而得孝友之人雍容尊俎豈但上客花四坐已哉然曰諸友則不止於張仲一人矣且當時同事者又有壯猷之方叔焉詩人皆不言而言張仲一人則以其孝友也佐天子匡王國憲萬邦非孝友之人其誰成之○萬茂先謂吉甫燕喜與頌魯侯燕喜一例還歸以下乃言私燕也不然既字無着落矣亦似可從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之苦蕒菜軍行采

之人馬俱可食也詩有三芑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穈維芑白粱粟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一重車載輜重隨之其中炊家子十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供給五人是每一兵車共用百人故註云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衆蓋極言其盛也路車方叔所乘之車金路車也金路赤飾奭赤也簟笰以簟蔽車而車上所載又有魚皮之矢服五路帷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馬頷有鉤而馬膺又有樊纓皆以飾路車之馬也樊馬大帶纓數也以五采蜀為之偉草見蓼蕭篇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為臨陣所用也次章言亦龍之旂者卽左以該右言龜蛇之旐者卽後以該前也車之轂以皮束之曰約蚳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曰錯衡鈴在鑣曰鸞馬口雨旁各一四馬則八鸞矣禮三命赤茀蔥珩瑲玉聲

言佩蔥色之珩于裳其聲瑲然也隼鷂屬迅疾之鳥稗雅云一名雀鷹或曰卽鶻也鄭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文爾然考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原無鉦名蓋鐲鐃皆名鉦也而節止則俱用之於鼓矣陳師而鞠之陳成而鞠之曰陳師鞠旅者省文也陳而告之欲其守金鼓之法為進退也伐鼓淵淵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則入而振旅又復伐鼓闐闐闐闐鼓行聲盖振旅亦以鼓行也○玁狁之患近北伐之事急鸞荆之患遠南征之事緩故六月采芑詩詞各異焉○首二章美軍容也然曰師干之試則其所訓練之素可知也且言軍容而并及路車八鸞赤芾蔥珩則其雍容整暇又可知也故大全彭氏曰此時方叔精神氣敵已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閒矣又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詩言及此猶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數聽

可玩録之○三章嚴紀律也隼之迅疾而能止所以興師之精强而不暴也軍中紀律皆于金鼓進退聞見之其進也鼓聲淵淵進而能和故不囂也其退也鼓聲闐闐退而能整故不亂也孫武子所謂戰如守行如戰也○四章美功成也方叔惟其元老是以克壯其猷蓋老成持重不以力為壯而以謀為壯也又況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力與謀相資而壯乎征伐玁狁而蠻荆來威蓋言其威名素著先聲奪人北伐南征勢如破竹不但侈其功之多而已也顯允猶言明信也明信二者缺一不成大將矣六月美吉甫而曰文武采芑美方叔而曰顯允古人命將各見身分然皆於其平日觀之非急忙承乏苟焉而已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

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我車既同毛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豪謂毛色也敖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山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也諸侯時見曰會衆

見曰同決即衛芄蘭所謂韘也決以骨為之拾以皮
為之決着於指拾着於臂佽謂決與拾相佽比也百
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曰調柴積禽也三
等之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乾豆中供賓客君庖
止取其下其餘以頒士大夫之習射者故不盈也○
序言復古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蓋建國于鎬
京所以爭天下之形勝而鎮撫西南之戎狄營都於
洛邑所以攬中原之要領而節制四方之諸侯周衰
而東都朝會之禮廢矣宣王舉而行之因田獵而太
閱武車故曰復古也○首章命駕也曰既攻既同自
是中興振刷景色會同田獵俱在駕言徂東内雖不
指其事而此時布告號令既已聳人觀望矣二章出
狩也甫草田獵之地田者刈草為防驅禽獸而納諸
防中然後焚而射之也天子大蒐以耀武備而脩舊
業非區區田事已也三章選徒而狩也之子者不敢
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人衆則聲必衆然但聞數徒

者之聲則衆而且肅也教即甫草之地也四章諸侯來會也駕彼四牡諸侯來時事也諸侯宜朱芾今曰赤芾者當其會同則為臣故赤芾也繹謂絡繹不絕也中興闕係俱在此章然前後但言田狩獨于中間點出人詳我畧手法便妙若今人為之不知將會同盛事如何誇耀如唐人早朝應制詩鋪張門面但取熱閙而已五章會同之諸侯皆與獵事也射夫兼諸侯以下言也射者男子所有事夫者男子之總名也我指天子舉柴以獲多言之諸侯舉之則其下共舉之故曰助也六章射御良也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皆因馬之齊色而見其有餘于馬也兩驂不倚御者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御之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射之巧而力也二章皆極一時之選也七章言其肅而且均也肅肅二句狩獵既畢軍容整也徒御不驚嚴也大庖不盈惠也四句俱從閒冷處粧點盛世景色宛然如畫八章合言其始終皆肅也聞獵而

不聞獵之聲卽一獵而馭衆之法已如此此矣是以信其為君子而必大有成也有聞無聲四字可以意會而不可言求既已有聞何云無聲既曰無聲何以有聞且三章曰選徒囂囂則有聲矣七章曰蕭蕭馬鳴則又有聲矣既有聲矣而謂之無聲此非至肅者不能也至肅者宣王精明之氣中興之象也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而穀人不知若陳成子者可謂肅矣而不可謂至肅也蓋無聲者肅也惟有聞而無聲則至肅也有聞無聲者不挍轡不御枚而人自不聞其聲也然則雖八鸞鎗鎗伐鼓淵淵而詩人以為此皆有聞無聲者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祭祀內事也田獵外事也故戊與庚午皆剛日也伯馬祖即房星也房四星龍為天馬故房星曰天駟主車駕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今將用馬力故又禱之也漆沮在涇水之東此云漆沮之從猶車攻言敖與甫草也豕牝曰豝殪一發而死也兕野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善抵觸其皮堅厚可以制鎧發豝殪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前章狩于東都此章田于西京也從禽者古人所誠而車攻吉日美之不置者從宣王中興之氣象言之也故呂東萊曰可以見王賦之

復馬可以見軍實之盛馬可以見師律之嚴馬可以見上下之情馬可以見綜理之周馬蓋一事而數善具矣○首章獵具備也升彼大阜二句預言車牢馬健欲以升阜從醜此時尚未升未從也二章言所獵之地也差擇也言于孔阜之中擇而齊其足也獸之所同四句猶言獸之所聚在何地歟其在漆沮是從歟漆沮之地固天子田獵之所也三章方獵而人心順也中原承漆沮而言毛云祁大也言大而且有也鄭康成改祁作麎不知何據儦儦趨而爭先之貌獸三曰羣曰或羣則非一羣已也獸二為友曰或友則非一友已也即此八字畫出禽獸充牣形態如遊上林雲夢之間如見長楊羽獵之盛或羣或友尤得野類性情竟是李伯時趙子昂得意妙筆矣左右從王之人也悉率左右射者御者各自相率以安待天子人心勸順于此二語見之亦猶車攻之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也四章畢獵而禮儀備也既張二句承上章

悉率言之發彼二句言巧與力齊也天子得禽不以自奉而命有司以進賔客且更酌醴以燕諸侯與羣臣亦猶車攻大庖不盈之意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曰百堵非一家也○續序云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然詩作于安集之後而猶追叙其離散之苦者蓋痛定思痛故哀鳴在安集之日為甚

但言疇昔離散之苦而安集之德乃見故曰美宣王也○首章思往日也鴻鴈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當其避也但聞羽聲肅肅而苦以與人民離散故之子往而劬勞于野且其劬勞可矜之人皆鰥寡也蓋離散之時室家相棄無人而非鰥寡又不但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者矣二章樂安集也以水鳥之集中澤與流民之歸故鄉既歸故鄉是以築室以居百堵皆作雖劬勞而終獲安宅也既歸則獲安宅矣而曰究者以此時尚有築堵之勞也三章述作歌之意也哀鳴嗷嗷所以作歌之意哀鳴在百堵交作之後其意則喜而其情愈悲然惟此哲人知我之所以歌者特其哀昔日之劬勞而情不能已耳若彼愚人顧以我獲今日之安集而宣驕欲知哲人之知我得乎蓋峽猿之慘惟斷腸者知之促織之恨惟久客者聞之哀絲悲管自非愁人皆以為歡笑之資耳蓋當時作歌之人預求知己之難如此亦可傷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央中央也未央猶云未及中也庭燎者樹之于庭而燎之也司烜供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註曰庭燎之光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按列女傳宣王常蚤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固宜有庭燎之詩也○三問夜如何其想見皇皇不敢安寢之意夜未央問中語也猶云豈夜尚未央乎庭燎以下皆想像之語猶云庭燎已光矣君子已至而聞其鸞聲矣未艾急於未央鄉晨又急于未艾庭燎夜發則光盛迫曉則光漸微而

晰晰鄉晨則烟光相雜惟見火氣矣鏘鏘僅聞其聲噦噦則聲漸近而聞其和至觀其旂則已辨色矣此立言之

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朱註以此為憂亂之詩夫曰憂亂則規宣王之意有在矣毛鄭所解殊為牽强蓋

序意本深特以毛鄭一人舉詩中之言字字求合于序遂覺序意反淺耳○憂讒卽憂亂無二意也周室厭亂久矣詩人於宣王寧興之日懼亂之又生也故歌此憂亂之詩以規之末章訛言讒言在當時必有所指特無從考核耳○首章言水猶有歸鳥猶有止何以人獨不念亂乎曰兄弟曰邦人曰諸友已盡乎遇人矣而皆莫肯念亂一身遇亂固不足念豈父母遇亂而亦不肯念乎亂卽瞻指讒言之人念亂則必思所以止亂舉父母為言者蓋以人所最切者動人也二章以水盛隼揚興己憂方深也不蹟猶言不道也亦指讒者而言載起載行言憂思之甚寢處不安而或起或行也此句描寫憂態工甚不可弭忘蓋欲強為抑制而自不能已也三章言鳥不自縱而人反縱讒也訛言卽讒者之言流布而成訛也訛言寧遂莫之懲乎使有以懲之則讒止而訛息矣今既莫之懲則當盡其在我而已敬者盡其在我之謂也我友而

能敬矣不懲人而自懲讒言又何自而興
乎然則敬者念亂之實而止讒之方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
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鶴似鵝長頸竦身高脚頂赤
身白頸尾黑常夜半鳴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
半性善驚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其鳴高亮聞八
九里皐澤也鄭云皐澤中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
喻深遠也又韓詩云九澤九折之澤也穀惡木也一
名楮其皮可以為紙○此詩凡四層每一層作一喻

全不露出正意毛鄭專主求賢朱註分明好惡各有一見然總勿道破更覺味長蓋四喻中立言甚廣取義甚圓目擊道存觸境皆是自求治用人學問經濟涉世居身觀變體物以及日用居室之間萬事萬物無往而不在焉若執一辭以求之舟痕未移劍去久矣○鍾伯敬曰此如易之取象不止于譬喻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祈與圻同即畿也圻父司馬也司馬所屬曰司右曰虎賁曰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也○不敢怨王而怨圻父所以深于怨王也宿衛非遠戍之卒孤子非從軍之人一事而兩失焉所以

刺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藿豆葉也用以作羮○縶之維之及金玉爾音皆大夫之言也宣王之時賢者不用而去故大夫代為招隱之辭招之不可而欲其毋金玉爾音則好德之至也其刺宣王處卽于讀

嘆愛惜無已處見之今人皆作宣王口中語不獨有戾亭旨且豈有天子留客而縶其食苗之駒者鄭莊置驛陳遵投轄遂與周天子縶駒共成佳話矣豈不可笑○食苗縶駒皆托言也留賢而欲留其所乘之駒又奚駒之食我苗藿而縶之維之以作一朝之逍遙一夕之嘉客蓋重惜其去知不可留而欲以一朝一夕之歡為永也永字活甚趣甚○三章知不可留而枯為欵曲慰挽之詞蓋無聊之思無已之情也爾公爾侯作大夫口中語便妙若作天子自語則公之侯之可矣何待商量乎若謂爾其賁然而來乎爾之來也天子將以爾為公為侯則爾之逸豫無期矣何必以優游遁思為逸豫乎慎勉云者挽留極苦之語蓋深恐其優游遁思也○四章則果不可留矣縶維既無所用公侯亦不可待惟秣以束芻而深美其人之如王知二疏去國道路之人望其車塵嘆息以為賢者而已至於目斷心傷但欲惠我好音眷戀繾綣

傷于渭城之曲迫于小山之辭矣○遐心卽註所謂遠我之心與陶詩遠心不同蓋在彼空谷卽所謂遠心也此遐心從金玉爾音者出不過望其於空谷之中不我遐棄而已高人去國一往不顧為此言者朋友無聊之極思耳鍾伯敬譏考亭未讀陶詩不知此處遐心二字深求之則味淺不若淺求之其情深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曰刺宣王也○宣王之初舉流離之民而勞來還定安集之於是乎有鴻鴈之歌當時異鄉失所者或

相率而歸于王迨其衰也政息俗偷州里族黨相恤之禮微而民始咏黄鳥矣婚姻故舊相賙之情虧而民始咏我行其野矣民生無依怨懟復作以莫非王土之民而曰此邦曰復我邦族故曰刺也○黄鳥者異鄉來歸之民呼本國之人而告之如所謂無寓人於我室我將反也首邦族次諸兄次諸父情愈親而思愈苦矣○不可與明謂不能察入之疾苦猶云聽之不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序曰刺宣王也○樗莊子所謂擁腫卷曲不材之木也蓫惡菜也一曰牛蘈一曰羊蹄菜似蘆菔而長赤梅誕生曰蓫一名馬尾草一名蓨一名蓄蓫蓄亦惡菜也一名蓄大葉白華白根○此詩大意註所引臨川王氏論之詳矣重言昏姻之故見相依非無因也至于不我畜而終無憾詞但曰復我邦族言歸思復而已葢其厚也厭貧而趨富此風俗所以日偷也然詩人以為此非以人之富而棄我之貧特以我之故有異于彼之新耳似代為出脫者然此則忠厚之至也然詞愈婉而意愈深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槖槖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竹叢生行艱深遠故曰苞伊洛以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雉熊似豕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謂之熊白其味甚美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引氣所謂熊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羆似熊而大猛憨多力能拔大木遇人則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也虺似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禆雅云虺小於蛇銘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是也蛇古字作它古人少恙患它故相問曰無它禆雅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故曰委蛇委蛇莞蒲席也濮氏又謂卽燈心草竹薦所以覆席也○古人成室必燕飲以落之則有頌禱之詞故凡稱宫室制度之美者所謂頌也如張老以美侖美奐為頌也凡稱似續子孫兄弟室家所謂禱也如張老以歌哭聚國族為禱也然篇中首言兄弟終言子孫乞屬美頌善禱使有國家者兄弟無萁豆之泣而子孫有氏

貽之繁天下之福孰太于是哉○前章頌宮室而禱
其兄弟相好蓋其宮臨水而面山故秩秩言其水之
環幽幽言其山之遠其下如竹苞以言其基之固其
上如松茂以言其工之密而又祝其居是室者兄弟
相好而無尤此二句一正一反禱不忘規所謂善禱
也蓋惟相好無尤故能聚國族于斯一或戾焉雖欲
長保是室不可得矣繼體之居所嫌逼者莫如兄弟
故相好無尤從其久遠言之也二章頌宮室而禱其
似續妣祖曰似續妣祖則中興堂構雖新在是矣為
室者先其垣墻言百堵者舉外以包其内也西南其
户則堵以内之制矣言西南者舉西南以該東北也
君處笑語則所謂歌于斯也三章頌其垣墻之美而
為君子攸芋蓋築室者板築之固如此則風雨鳥鼠
可無慮矣天子之尊大豈在宮室雖茅茨土階未嘗
不尊大也所謂尊大亦就其規模氣象言之耳若齋
何云非壯麗無以示威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則非詩意矣四章由垣及堂而頌其為君子攸躋前四句註解已明若其形容工妙則張平子班孟堅賦中數百言不能悉者此以四句寫之君子攸躋天子氣象儼然在望矣五章由堂及室而頌其為君子攸寧正者陽室也曰噲噲其正則下句之為可偏知矣冥者陰室也曰噦噦其冥則上句之為明可知矣寧謂休息也六章則由堂而及於寢矣自此以下皆禱辭也乃占我夢禱者設為夢語筆意空幻與前數章映帶聯絡妙在無端若無此數語便似後代宮殿通用麗語不見古人文字波瀾矣七章設為占夢之語也八章九章設言占夢而驗也至此想愈幻而意愈遠矣裳下飾璋半圭不衣而裳不圭而璋者成人有漸故也為天子之子孫則朱芾矣有室有家生人之常為君為王又天子子孫之常而禱者必及於此所以豫祝其成人之福也女子豈可有非乎又豈可有儀乎無非見女子之德無儀見女子之福蓋女

子惟所遭不幸而後有善可見若福德之女吉祥無事則但無違夫子而已若揭揭然自著其善是卽非之大者矣故必無儀然後見其無非猶易之言無咎無譽者必無譽然後見其無咎也下二句乃其所以為無非者酒食中饋女子之事舍此皆外事矣女子而强與外事此父母所憂也故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序曰無羊考牧也○羊性善羣每羣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俗所謂壓羣是也羊以瘦為病六畜之死皆善羣敗而羊為甚有疾輙相汙故善牧羊者求其不騫不崩污之騫虧也崩羣疾也羊羣則欲其和戢戢者和也牛病則牛燥濕濕者潤澤也牛之黑脣者曰犉黑背曰牰黑耳曰犚言其犉者則其餘可知也犉雅曰牛耳無竅常以鼻聽故盟于神者必執牛耳蓋以不聽為戒也○斯干考宫無羊考牧皆有頌禱之辭蓋宣王當大亂之後殘饉流離所不能免故於考牧之詩而以年豐民殷為禱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則因牧事而言富庶之祥所謂禱也以誰謂發端驚喜之辭見畜牧耗而復盛也羊之和於角見之牛

之安於耳見之言其安且和則牛羊之盛可知矣角
濈耳濕已具畫意降池飲阿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
形體并其性情而形容之矣韓退之畫記一篇皆從
此三句脫出爾牧來思以下又畫出牧人何蓑笠負
餱糧奔走追隨於風雨隴畝之中筆墨生動光景閒
適妙絕三十維物備色也爾牲則具備用也皆所以
言其盛也三章又從牧人取薪蒸搏雌雄言之蓋牧
者既有餘閒則牛羊之欣欣可知已矜矜以下專言
羊而不及牛者蓋牛馴羊躁故羊易耗敗牧羊者得
其性則無騫崩之患故舉羊而牛可類推也矜矜羊
愛牧入也兢兢羊畏牧人也古人豢龍馴虎各有其
道時其饑飽審其欲惡故雖暴物可擾而狎也今牧
羊者能得羊之饑飽欲惡使羊愛而畏之矜矜然兢
兢然惟牧者之命是聽故不騫不崩之羊無待鞭策
但麾之以肱而三百之羣皆畢來既升矣蓋人之與
羊始則相狎既而相忘則得其性之故也末章幻出

牧人一夢最為奇絕蓋前三章但侈畜牧之富則一烏氏倮谷量牛馬可以當之矣與中興天子有何關涉故此處將歲豐年和生齒繁庶之事從牧人夢中寫出映帶聯絡離合斷續妙在無迹衆魚旐旟夢境恍惚占夢數語尤為空幻誦詩者但觀其大意所在而已若必求其說而實之則所謂癡人說夢也